

教育部指定 30 种中学生必读文学名著

文学名著导读 总主编 / 江咏华



《家》

导读

张杰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文学名著 导读

总主编 / 江咏华

《家》 导读

张杰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导读/张杰著. -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12

(文学名著导读)

ISBN 7-5610-4089-X

I. 家… II. 张… III. 长篇小说—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0588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网址: <http://www.lnupress.com.cn>

Email: mailer@lnupress.com.cn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东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毫米

印张: 4

字数: 60 千字

印数: 1-20000 册

责任编辑: 蒋秀英 黄永恒 金华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何 力

版式设计: 刘桂湘

全套定价: 140.00 元

单册定价: 7.00 元

教育部指定30种中学生必读文学名著导读

《文学名著导读》

(高中部分)

作者介绍

- 王立明 沈阳师范学院教授、辽宁省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方位峰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冰山 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辽宁省文学学会秘书长
尤河 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孙绍振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李春林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辽宁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
何乃英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杰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
辛守魁 沈阳大学教授、辽宁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马步云 抚顺教育学院讲师
张耽鹏 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张敏政 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郭沫若研究会理事、萧军研究会会长
余岱宗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周杰 辽阳高等技术学院副教授
陈博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阿婧 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审(文艺学硕士)
陈周方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胡胜 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古代文学博士)
董文成 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红学”专家(硕士)
晓晖 沈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
康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温捷先 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戚思虹 辽宁教育学院教授、辽宁鲁迅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为了明天的太阳

——致中学生朋友们的一封信 (代前言)

亲爱的同学们：

语文教学改革的春风，迎着 21 世纪的曙光，吹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吹进了学校，吹进了家庭，吹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因为你们是父母掌上的明珠、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明天的太阳——事关你们的成长，谁能等闲视之？！

“大纲变了，教材变了，考试的范围、方式也变了。素质教育代替了应试教育，教材不再代表考试的范围，课堂教学必须与课外阅读相结合，《语文教学大纲》推荐了 30 种课外必读的文学名著……”辛勤的园丁们和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们，一面奔走相告，一面细心研讨。在思维敏捷的同学们当中已默默地掀起了课外阅读的高潮。

虽说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可终难免面向书海因看不到航标而望海兴叹？终难免因没有舵手难以行舟而发愁。

莫愁，莫愁。君不见这专为你们编撰的《文学名著导读》(以下简称《导读》)已上市销售！

这《导读》是依据《语文大纲》推荐的书目，聘请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南京、沈阳等地 30 余位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教授，针对同学们的阅读需求而编著。

这《导读》就像茫茫书海中的航标，它靠着人类精神创造的奇光异彩，昭示着通向人类艺术之宫的航道，它将

引你轻松步入文学艺术的殿堂，去认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巴金、老舍等等世界文豪；去饱饮文学大师们精心酿造的文学艺术的甘露，滋养我们自己那尚未成熟的艺术细胞。

这《导读》将向你逐一展示世界文学的东方神韵和西方精彩，将告诉你这些大师们凭借着什么打开了广大读者的心灵通道，用什么方法完成了这神奇的精神创造。

这《导读》不仅为你们提供了以往闻所未闻的文学知识和信息，还告诉你们面对文学作品应该怎样思考。

鲁迅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家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有了这《导读》，你大可不必再为读不懂这些书而东奔西跑去寻找资料，把有限的比金子还宝贵的时间白白消耗。

这当然首先应当感谢撰写《导读》的各位专家、教授，是他们把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无私地奉献给了大家。

《导读》的目的是引导你如何去读，如何去思考，引导你去发现、去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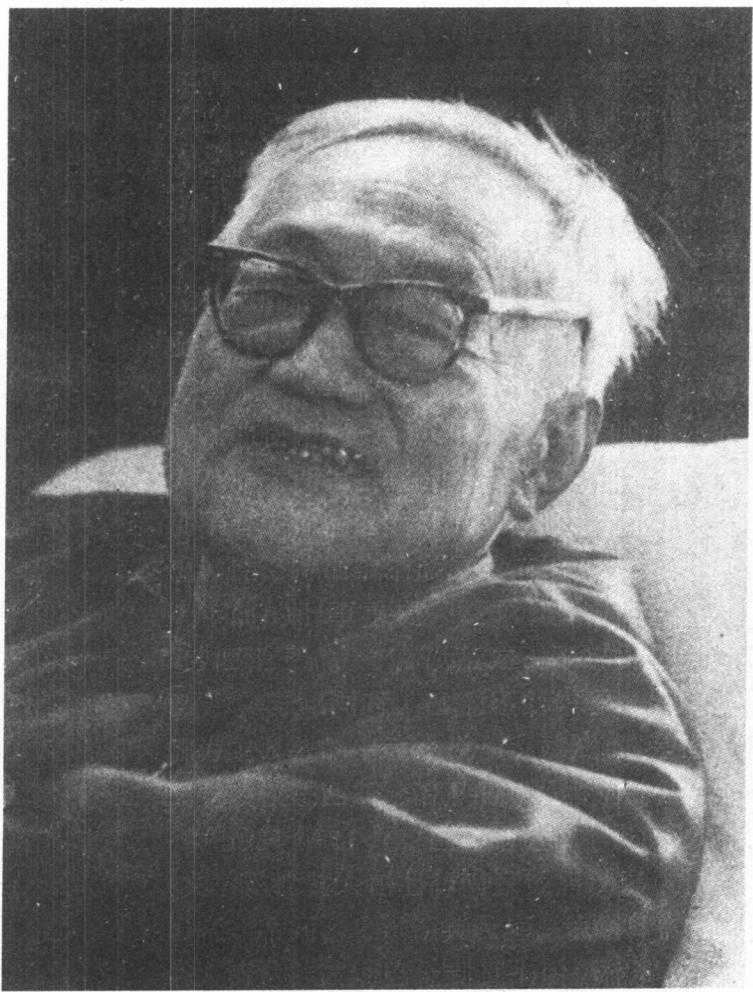
由于时间关系，这套《导读》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恳请同学们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完善。

愿《导读》伴随年轻的朋友们，顺利到达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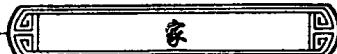
祝人类未来能有更多、更辉煌的创造，出现更多更伟大的文豪！祝愿明天的太阳升得更高，更高！

《文学名著导读》编者

2001年1月1日



巴 金



目 录

1. “献给我的心，我的笔，我的全部力量。”
——巴金的生平和创作 1
2. “我要反抗这个命运。”
——《家》的写作背景 28
3. “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
我的 jaccuse (我控诉)。”
——《家》的思想内容 46
4. “我所写的人物并不一定是我们家里有的。
.....中国社会里有！”
——《家》的人物形象 60
5.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家》的艺术 87
6. “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家》及其作者巴金在文学史
上的地位和影响 108



1. “献出我的心，我的笔，我的全部力量。”

——巴金的生平和创作

巴金真称得起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界的世纪老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生命之旅，他跨越了新千年，并将迈入 21 世纪。在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不久涌现的最有影响的作家中，巴金是至今唯一健在的一位。

似乎已经十分久远了。在 20 世纪初，1904 年 11 月 25 日，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李家公馆。按照大排行，他是同辈兄弟中的老四。长辈由《诗经·召南·甘棠》中的“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句，为他取名李尧棠，字芾甘。甘棠是一种乔木，据说召伯南巡时曾在树下停留，后人因怀念召伯而延及甘棠，并作诗歌广而告知。李尧棠的取名，寄托着长辈对他的祝福和企盼，自然基于当时大户人家对子弟的共同心





理：希望孩子长命百岁、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然而，与李家长辈的愿望相反，李尧棠不仅未能按照他们的意志成长，反而成长为家族和社会的叛逆者，并以“巴金”的笔名闻名于世。

巴金祖籍浙江嘉兴。高祖李介庵为作幕僚携家人入川，从此定居，至巴金一代已历五世。曾祖父李璠，作过知县，巴金出生时已去世多年。祖父李镛，曾任知县、知州，为官多年饶有积蓄，广置田产外还建造了豪华的公馆。李家从此成为了当地的大富之家。李镛有六子一女。长子李道河，字子舟，即是巴金的父亲。他也为官多年，最后任广元县知县。次子李道溥，清末举人。三子李道洋。兄弟二人因清朝政府实行“新政”，同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李道溥官至四品，李道洋任南充县知县。巴金后来回忆说，在他的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

在巴金的幼年至少年时期，家庭之于巴金，不仅是钟鸣鼎盛之家，更是温柔富贵之乡。良好的物质条件，浓浓的亲情，使巴金一直处于“爱”的抚育陶冶之中。在巴金后来的文字中，凡回忆早年家庭生活的，爱的内容屡屡为他所述



及：

“在我们兄弟姊妹中间，母亲最爱我。”

“父亲也是最爱我的。”

“祖父这半年来不知道怎样地变得非常爱我了。”

“在广元每个人都爱我。”

“生活是这样和平的。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有的只是平静的喜悦。”



这些，无论对巴金的成长，还是后来的创作，都并非无足轻重。他在中年后回答读者“是什么把你养育大的”问题时说：“是什么把我养育大的？我常常拿这个问题问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最先在我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感情和情操的基因，对任何人都是根深蒂固的，更何况是对于作家呢。巴金的为人，所以多单纯而



少世故；巴金的为文，所以感情充沛、真挚，爱憎分明。其缘由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和家庭。

随着巴金年龄的增长，李家作为末世的官僚地主家庭的腐朽的一面，逐渐为巴金所认识。巴金的祖父，在巴金出生前就已告归林下颐养天年，但他依然着意管理着这个大家庭，追求着它的进一步繁盛，不过他的管理是专制的、腐朽的、虚伪的。他自己蓄有两房姨太太，并与川剧班子里的小旦时有来往。巴金叔父一辈，为了金钱和财产，各房之间经常发生纠纷和倾轧。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的自私、贪婪，已经预示了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的前景。在道德方面，他们比上一代更加堕落和丑恶，抽鸦片已习以为常，调戏丫头、勾引老妈子、蓄养小旦、独包娼妓的丑剧也不断发生。与此同时，他们却视年轻一代的自由恋爱为大逆不道，并用礼教加以强制性的束缚，由此造成的悲剧也时有发生。巴金对家庭和社会的怀疑和反抗精神，因此滋生、增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宣传新思想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涌入四川，也冲击着巴金和他的兄弟姐妹。巴金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甚至在我们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中敲起了警钟。大哥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



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也跟着大哥、三哥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兄弟，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书报中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我们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活动，结识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革命’的传单（这个‘草’字的传单上印错了的）。^①由于革命潮流的冲击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巴金形成了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他也接触到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四”对巴金所产生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算过高。至少巴金本人对它始终一往情深，终生怀有感激，他反复说：

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
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



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②

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③



1923年5月，巴金与三哥一起离开成都赴上海求学。在新思潮的感召下，巴金对前途满怀着信心和希望，他自述“一个理想在向我招手，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次年，他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班。1925年高中毕业后北上投考北京大学，因病未能参考返回上海休养。养病期间，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从英译本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编辑了《革命论丛》等书。

1927年2月，巴金到了法国巴黎，先到学校补习法文。在最初的日子里，他颇感寂寞，随着眼界的不断开阔，新思想的吸纳，巴金的精神状态转向了昂扬和振奋。他在给大哥的信中说：“我的心理又有了希望，对于未来的信仰更加坚强，我觉得经过与恶魔搏斗后；我又复活了。我有创造力，我有生命力。”^④而更重要的自述是“我初到法国，人地生疏，想念亲人，关心祖国

的命运，为了排遣寂寞，才借纸笔抒发感情。”^⑤“1927年春天我在巴黎开始写小说，我的启蒙老师是《忏悔录》的作者卢骚，我当时一天几次走过他的铜像前，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讲真话，讲自己的心里话。”^⑥对于作家的巴金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他的创作生涯从此开始。

巴金把他的生活积累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如实地记在练习本上，这就是中篇小说《灭亡》的前四章：《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梦景与现实》、《四年前》、《女人》。只是由于中途又急于翻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一书，才中断了《灭亡》的写作。使巴金重新回归创作的契机是大哥的来信。巴金的大哥在来信中说到希望他能够“扬名显亲”、“光宗耀祖”的话，巴金感到了与大哥思想上的严重分歧，他很快写完《灭亡》，以便用它沟通他与大哥的思想。小说由《小说月报》1929年1至4期连载，同年10月开明书店初版。《灭亡》作为巴金小说的处女作和步入文坛的奠基之作，无论对作者还是社会，都蕴含着多方面的意义。对于作者自身，巴金说：“《灭亡》的发表似乎没有增加大哥对我的了解，可是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此开始了。”^⑦同时，《灭亡》反映了巴金2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旅法时期思想状态，真实地写出了他





的孤寂、苦闷、矛盾、惶惑的心情，以及他的追求、奋斗和社会责任感。巴金是以进步的青年思想者的姿态，加入到中国新文学作家队伍中来的。对于社会，《灭亡》以 1925 年孙传芳在上海的黑暗统治为背景，愤怒地谴责了段祺瑞、孙传芳、吴佩孚的军阀统治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对革命青年的屠杀。也真实地反映了渴望革命而又尚未找到正确道路的一部分知识青年的焦灼情绪，和他们对旧社会的怀疑和反抗，以及愿为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精神。巴金后来曾自评说：“《灭亡》不是一本革命的书，但它是一本诚实的作品。它没有给人指出革命的道路。但是它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⑧《灭亡》在《小说月报》发表时，该刊代理主编叶圣陶在简介中写道：“写了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

未等《灭亡》在国内登出，在法国的巴金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匆匆回国。1928 年 12 月，他回到上海，开始翻译、写作和编辑刊物。

两年多以后，即 1931 年的春天，巴金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对此，巴金说“以前我只是在读书、翻译或旅行的余暇写点类似小说的东西”。“从这一年起我才开始‘正式地’写起小说来”。所谓“正式地写”是从应上海《时报》